

京 剧

定计化缘

中国京剧院文学组 編輯



北京宝文堂書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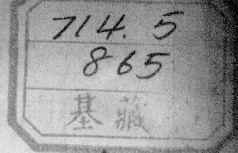
緣 化 計 定

(京 劇)

中国京剧院文学组編輯
江苏工业学院图书馆
藏 书 章

北京宝文堂書店出版

一九五七年·北京



內 容 說 明

这个喜剧描写两个騙子手勾心斗角的生活，暴露了旧社会中黑暗的一角。剧本是由中国京剧院演員駱洪年、叶德林等整理的。



北京宝文堂書店出版

(北京王府大街64号)

北京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証004号

宝文堂印刷厂印刷·新华書店发行

※

統一書号：10070·50 字數24,000 开本787×1092 1/32 印張 7/8

1956年11月北京第一版 1957年12月北京第一次印刷

印数0001—3,500册

定價 (7) 0.10元

編輯說明

一九五六年第一次全國戲曲劇目工作會議結束後，中國京劇院曾經整理了一批“小花臉戲”和“玩笑旦戲”。演出後，各地劇團（尤其是群眾業余劇團）需要劇本者甚多，供求不能適應，因此選擇了一些比較優秀的劇目，編輯出版，以供各地劇團參考。

這些戲，各有其不同的風格，也有其共同的特點；特點之一，就是語言生動，詞彙豐富。正由於此，台詞中往往摻雜了一些地方土語、諺語、歇後語以及諧音和轉音語，此外還有一些是根據過去風俗習慣或前輩藝人們午台即興創作沿留下來的“喂”。這類台詞，對於一般讀者來講，有時從字面上很難理解其意義所在。因此，在編輯工作上，儘可能地查明出處，做了一些必要的注釋。

演出本只是經過初步整理，其中尚有若干缺點；注釋工作也未必完全準確。這些，都希望能够得到指正。

中國京劇院文學組

前 記

騙子手張原有听說傅罗卜行善舍財，認為是一个借机行騙的机会；因孤掌难鳴，就去找制造假銀子的段义仁商議。两个人扮做一僧、一道，前去化緣。傅罗卜只知施舍，不察真偽。張原有不仅化来一笔銀子，还用假銀子换来不少真銀子；但是，結果又全被段义仁拐走了。

这个剧本是由中国京剧院三团演員駱洪年、叶德霖整理的。除个别詞句稍予修改外，并无較大更动。

中国京剧院文学組

人物：張原有 段义仁 傅羅卜 家 院

第 一 場

張原有上。

張原有（念于牌子“三棒鼓”）

全凭手段与天齐，

拐騙人間永不知；

善者我便欺，

恶者我便离，

諒他判官小鬼难逃我的圈套里，圈套里！（念）

不种桑来不养蚕，

全凭拐騙度流年，

任他修下神仙体，

上了我的套儿給我的錢。

在下張原有。自幼拐騙为业，今有枉世城中傅罗卜傅大官人，为母行孝，修桥补庙，广带金銀，在沿路上施舍。我打算騙他两个錢儿，怎奈我单絲不線，孤木不林！哎呀！

这可怎么好哇！有咧，我有个旧日的伙伴，名叫段义仁，他是个做假银子的。前几年我们一块儿作买卖，我不免找找他去，叫他帮我个忙儿，把银钱骗到手中，回来就是无穷的富贵。就是这个主意，说走就走。（出門）带上点儿門儿。（圓場）行行去去，去去行行，拐灣儿抹角儿，抹角儿拐灣儿。到了。——我说兄弟在家嗎？兄弟，兄弟！

段义仁 （內）啊哈！

段义仁上。

段义仁 （念干牌子“普賢歌”）

昨宵——

昨宵飲酒醉如泥，

日出三竿还未起。

張原有 兄弟！

段义仁 咦！（接念）

忽听叫兄弟，

慌忙披上衣，

不知何人来到此地！

張原有 兄弟！

段义仁 哥哥！

張原有
段义仁 （同笑）呦，哈哈……

張原有 走，走，走！

段义仁 等等儿。等等儿。哥哥，哥儿俩刚这么一見面儿，

您拉着我走走走的，这是上哪儿呀？

張原有 到坡儿底下小茶館儿，哥哥有两句话跟你說。

段义仁 哥哥，您怎么那么“外道”①哇！

張原有 我怎么“外道”啦？

段义仁 既然来到兄弟我的家里头啦，上的哪門子坡儿底下小茶館啊？有話何妨家里說。

張原有 不是。兄弟你住的是两間茅草房，我进去，咱們哥儿俩一說話不大要紧，教弟妹沒处几藏，沒处几躲的。

段义仁 噢！您当还象从前哪，兄弟我不得第的时候，住着两間茅草房儿，咱們哥儿俩一說話不大要紧，教您那弟妹她沒处几藏，沒处几躲的。

張原有 那多不方便哪！

段义仁 嘿嘿，（随說随作手式）现在兄弟我发了財啦，盖的是高楼大瓦房。

張原有 嘿！你說話就說話得啦，干嗎帶架子呀？

段义仁 它是武戏，总得有架子呀！

張原有 你有架子，你倒留神我的鼻子呀！

段义仁 “鼻子”？还哪儿“么二三”②哪！

張原有 噢！您說这話我明白了。从前您不得第的时候，住着两間茅草房儿，现在您发了財啦，盖的是高楼大瓦房？

（故意也碰了段义仁的鼻子一下。）

段义仁 有呀，“六月債，还得快。”

① 北京土語，系指外人之意。对“里道”而言。

② “鼻子”“么二三”均系京剧武打的術語。

張原有 哪儿說去呀？

段义仁 上我的待客厅。

張原有 呦！您都有了待客厅啦！

段义仁 您瞧我发了財了嘛！

張原有 好！我瞻仰瞻仰您的待客厅。

段义仁 对，您看看我的待客厅，（隨走隨說）您看看我的待客厅……哥哥，咱們上哪儿啊？

張原有 你不是說待客厅嗎？

段义仁 我有那心，还没有砸地基哪！

張原有 那你說它干什么呀！哪儿說去？

段义仁 这么办，外書房。

張原有 外書房也不错啊！

段义仁 您跟我走。

張原有 我瞻仰瞻仰您的外書房。

段义仁 您看看我的外書房。（隨走隨說）您看看我的外書房

.....

張原有 到了沒有？

段义仁 到啦。哥哥，您进来。

張原有 这就是您的外書房啊？

段义仁 您瞧怎么样？

張原有 叫哥哥这么一瞧，直彷彿……（意思說这象戏台。）

段义仁 彷彿什么呀，这是戏台嘛！

張原有 有呀，全給我“刨”①啦。

①后台术语，把对方要说的话搶先說出，即为“刨”。

段义仁 坐下坐下。我說哥哥您倒好哇？
張原有 唉！好什么呀？“拳头打盹儿”！
段义仁 此話怎么講？
張原有 我有点儿手困（腮）啦！
段义仁 有呀，这是个巧儿啊！
張原有 兄弟你好？
段义仁 哥哥，我啊！好什么呀！“碟子里头扎猛子”。
張原有 怎么講哪！
段义仁 淺住啦。
張原有 还回来了啊。
段义仁 哥哥，您哪，是“叽哩咕碌”的不来呀！
張原有 什么呀，“急了功夫儿”^①的不来。
段义仁 不錯。您是野猫^②进宅。
張原有 夜猫子进宅^③。
段义仁 不錯，无事不来，您上我这儿“滋毛儿”来了？
張原有 滋毛儿！你又不給我肉吃。
段义仁 我拿水涮你呀！^④
張原有 还拿水涮哪！
段义仁 你干什么来啦？
張原有 你知道傅罗卜吧？

① 北京諺語，“急了功夫儿”的不來，意指輕易不來。

② 即兔子。

③ 北方人管猫头鷹叫作“夜猫子”，俗謂“夜猫子进宅，无事不來”。

④ 北方养鳥者先用凉水漏它一次，鳥即馴服不敢再飞去了。

段义仁 “蘿蔔”，是不糠不辣的好吃呀！

張原有 什么蘿蔔呀，傅罗卜，傅大官人，这是个人名儿。

段义仁 人名儿便怎么样？

張原有 为母行孝，修桥补庙，广带金銀，在沿路上施舍。

我打算騙他倆錢儿，怎奈我一个人儿是单絲不線，孤木
不林哪！忽然間我想起兄弟你来啦。

段义仁 想起兄弟我来啦！

張原有 哥儿俩是旧日的伙伴儿。

段义仁 不錯。

張原有 沒有别的，帮哥哥去这一趟，把銀錢騙到手中，回
来就是无穷的富貴。

段义仁 噢！你說这話我明白啦。今有傅罗卜傅大官人，为
母行孝，修桥补庙，广带金銀，在沿路上施舍。你有心
騙他倆錢儿，怎奈你一个人儿，单絲不線，孤木不林，想
起兄弟我来啦。

張原有 对对对，哥儿俩旧日伙伴儿嘛。

段义仁 哥儿俩是旧日的伙伴儿嘛！您怎么不找别人去哪？

張原有 有交情嘛！

段义仁 把銀錢騙在手中，回来就是无穷的富貴。

張原有 对。

段义仁 事情啊，倒是个好事情。

張原有 好事情，跟我走一趟去。

段义仁 无奈有一样儿啊！

張原有 哪一样儿？

段义仁 兄弟我洗手多年，我不干这个啦。哥哥，您哪，另
請高明。

張原有 別价啊，兄弟！

段义仁 什么叫別价？

張原有 别人来啦，叫你三言两語給打发走啦，哥哥我来
啦，你好意思的嗎？

段义仁 它人家不干这个啦，还有“死乞白賴(念咧)”的嗎？

張原有 兄弟，走，去一趟。

段义仁 我不去啦嘛！

張原有 嘿！显見得呀！

段义仁 显見得什么呀？

張原有 你这会儿发了財啦！

段义仁 我說你不亏心哪，咱們俩穿得一样，我会发了財啦？

張原有 一步登高，你就不認得我們这苦哈哈啦！

段义仁 誰又甜絲絲哪！

張原有 你去不去吧？

段义仁 不去啊！

張原有 你不去我去。

段义仁 您請。

張原有 到那儿，把銀錢騙到手中，我吃我喝我玩我乐。

段义仁 那是您的造化，我瞧着不眼儿热！

張原有 不犯事便罢……

段义仁 要是犯了事哪？

張原有 要是犯了事，当堂我咬你一口。

段义仁 咬我一口？

張原有 有道是：賊咬一口入骨三分哪。

段义仁 噢！入骨三分。

張原有 那时候把你拿到当堂。

段义仁 拿到当堂。

張原有 打板子。

段义仁 打板子。

張原有 拶拶子。

段义仁 拶拶子。

張原有 上脑箍。

段义仁 上脑箍。

張原有 箍啊！

段义仁 箍啊！

張原有 箍啊！箍啊！箍啊！
段义仁

張原有 箍出油来煎豆腐！

段义仁 这人油豆腐也不大受剋。

張原有 你不去我走啦。（出門。）

段义仁 （自語）干啦，这小子說得出来就做得出来。——噯
噯，哥哥，哥哥，你回来啊！

張原有 講的是一送儿，不管来回儿。

段义仁 你要的是哪門子“皮壳儿”，⊖哪！

⊖ 北方諺語，謂說笑話為“皮壳儿、笑料儿”。又“皮壳儿”系鞋的名称之一種（拖鞋之類），故段义仁答以“千層板”（用很多層布作成的鞋底）。

張原有 皮壳儿我还得儿“千层板”儿哪！

段义仁 你請回来！

張原有 去不去吧？

段义仁 这么着，給您一个痛快，我帮了您啦。

張原有 怎么着，你去啦？

段义仁 去啦！

張原有 (頓足) 嘿！嘿！嘿！哈哈……

段义仁 你瞧你們这项人哪，白饒我帮了你，还踉我三脚。

張原有 我这是痛快！

段义仁 一痛快，你鞋开绽了。来来来，里头坐。(同进門坐下)我說哥哥，咱們哥儿俩怎么去呀？

張原有 嗯……怎么去？他是个善人，咱們得打“善中所取”。

段义仁 哎呀，这善中可不好取呀！

張原有 不要紧，咱們哥儿俩扮做一僧一道。

段义仁 扮做一僧一道。

張原有 到那儿化他点儿。

段义仁 化他点儿。

張原有 你再把假銀子帶它点儿。

段义仁 帶上点儿。

張原有 咱們再換他点儿。

段义仁 換他点儿。

張原有 回来就是无穷的富貴。

段义仁 就那么办。咱們哪儿見？

張原有 坡儿底下的小茶館儿。

段义仁 不見不散。

張原有 死约会。正是：二人定計起歹心，

段义仁 世上宜假不宜真，

張原有 再三不用多嘱咐，

段义仁 将来俱是一类人。

張原有 什么呀，一会人！

段义仁 不錯，一会人。

張原有 我走啦。

段义仁 噯，哥哥，您在我这儿“嘚叭”^㊸了半天，真个的，
您吃了飯沒有？

張原有 嘿！你瞧你們这项人，我在里头坐了半天你都没讓
我，我要走啦，你問我吃飯了沒有！

段义仁 我想起来啦。

張原有 我沒吃哪！

段义仁 沒吃哪！我那儿有現成儿的綠豆水飯，你“鬧”碗好
不好？

張原有 兄弟，这我得罰你，你不知道哥哥不吃綠豆嗎？

段义仁 怎么着，不吃綠豆？

張原有 （同）哈哈，想必是鵪鶉^㊹。

張原有 早着点儿。

張原有、段义仁分下。

㊸ 北京土語，指說話。

㊹ 鵪鶉鳥性怕涼，故不肯吃綠豆。

第 二 場

傅罗卜 (內) 家院帶路!

家院益利引傅罗卜上。

傅罗卜 (唱“吹腔”)

家中奉了母亲命，

沿路施舍造桥行。

小生傅罗卜。为母行願，修桥补路，广带金銀，沿路施舍。(向家院) 天气炎热，我們息歇息歇再走。

內敲木魚声。張原有着僧装，手持木魚，边敲边上。

張原有 兄弟，跟哥哥走，到那儿我怎么着你怎么着，别害怕啊！兄弟，兄弟，兄弟！

段义仁 (內声) 哥哥！

張原有 你出来！你干什么哪！

段义仁 (內声) 别忙。

張原有 怎么啦？

段义仁 (內声) 我还没扮上哪！

張原有 你倒是快着点儿啊！

段义仁着道装，手托木盘(上置一佛像)，并执法器(单钹)上。

張原有 我說你干嗎这么贼眉鼠眼的？

段义仁 干嗎这么贼眉鼠眼的？这要是走到街上，碰見我的高亲贵友，哪儿有滿街上充老道的！

張原有 哎！你圓乎臉兒一搗長乎臉兒，給他個六親不認。

段義仁 我為您，連六親都不認啦！

張原有 你為我干什么，為的是飯。

段義仁 這裡還有飯哪？

張原有 什麼話。跟我走！

段義仁 噯，跟您走。

張原有 瞧我的，我怎麼着您怎麼着啊。

段義仁 噯，您怎麼着我怎麼着。

張原有 （敲木魚）南無阿彌陀佛，化緣的來了。

段義仁 南無阿彌陀佛，化緣的來了。

張原有 （不滿意地）哼！（較快地敲木魚）南無阿彌陀佛，化緣的來了。

段義仁 南無阿彌陀佛，化緣的來了。

張原有 嘿！（更快地）南無阿彌陀佛，化緣的來了。

段義仁 南無阿彌陀佛，化緣的來了。

張原有 兄弟。

段義仁 哥哥。

張原有 幫人可幫到了兒。

段義仁 是啊。

張原有 攪我可合不着。

段義仁 我沒錯呀。

張原有 還沒錯哪，你這全用不得，趁早兒給我端回去。

段義仁 端不回去啦。

張原有 怎麼啦？